

增订版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Tí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增订本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Tímor amorque nostrae aetatis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刘小枫著. —增订本.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80-6693-6

I. ①这… II. ①刘…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3919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1.25

定 价: 3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记

自十年前（1996年）北京三联书店刊行《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世纪已经翻了一页。这次重新结集，添上了近十年来的部分文字，无论新文旧文，都满纸陈旧感。“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感觉，对我来说就像怀里揣着的一张已然发黄的老照片。

时代进步、感觉进步、学术进步，我却滞留在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个十年——那十年里，“我们几个人”老在想，现代中国的前辈学人们想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想；西方现代的思想者们想了些什么、为什么那样想……想来想去，不过想的是，“我们”自己该想些什么、如何想……

“我们这一代”早已消散——也该消散了。我也想从这些没有任何济世效用的痴想中走出来，却始终迈不动步子……三十年前曾自题：“欲居人生无穷意，不敢妄自逐风流”。三十年过去了，无论文字还是生活感觉，依旧如此稚气，一心只争朝夕。

刘小枫

2006年5月

目 录

1 前记

怕和爱

- 3 蒲宁的“故园”
- 12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 24 苦难记忆
- 37 柏林墙的碎片
- 40 记恋冬妮娅
- 53 “作家”原义
- 58 愧对蓝色的死亡

缘 分

- 67 我在的呢喃
- 81 湖畔漫步者的身影
- 93 舍斯托夫与神学候补博士尼采
- 97 轻之沉重与沉重之轻
- 108 空山有人迹
- 118 “误解”因“瞬时的理解”而称义
- 130 “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
- 144 感念赫尔墨斯的中国传人
- 149 施特劳斯与基尔克果
- 155 六译圣人赞

雪泥鸿爪

- 171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
- 182 “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
- 192 金陵与神学
- 200 灵知主义与现代性
- 205 神义的千禧 人义的激情
- 215 修院生活与爱欲神秘论
- 223 莫扎特与神学家
- 226 里尔克与个体信仰的现代可能性

自我的棱镜

- 233 “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
- 246 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
- 258 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
- 278 《读书》与读书人的变迁
- 289 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 296 知识分子的“猫步”
- 306 透过她人的欲望看自己
- 318 也谈“二十一世纪精神”
- 331 我们做学问究竟为谁？
- 337 “哲学与文学”座谈纪要

- 346 代跋 我的学术与旧书买卖

怕和爱

蒲宁的“故园”

——记八十年代初的感觉

1983年9月，新学期刚开学，英语系研究生白晓冬就跑到25楼找我，说要创办一份北大研究生文学刊物。

白晓冬爱好文学——写诗、小说，还弹一手好吉他，自弹自唱，好像嗓音还不错。

晓冬一定要我给创刊号写篇东西——这个文学刊物后来也仅出了“创刊号”。

当时我在读蒲宁小说的新译本。第一次读到蒲宁，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个集子，书名叫《故园》，译笔凄美，贴近蒲宁的感觉。可惜，这个本子所选篇目不多。1983年，戴骥先生译的蒲宁选集第一卷《新路》（安徽文艺版）出版，有些篇章虽与《故园》重复，但篇目多些。

拗不过白晓冬的逼迫，我给他的一篇小说写了一段文字，

4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题为“刹那的永恒”，记叙的却是蒲宁小说传递给我的生命感觉。这段文字接近结尾的地方有这样一段：

只有以心以血把捉的爱的刹那才是永恒的。爱的刹那打开了无端之在通向人生之大全的柴扉。它召唤我，是恍惚绿色的彼岸的一笛哨音，我记起喁喁似诉的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寒秋》、《鲁霞》、《儿子》等等中的主角。他们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就是某个寒秋中的一个夜晚，某个夏季的几天阳光，甚或为爱而献身的那一瞬，而一生中其余的都不过是多余的梦。每想到这些人生中的“一瞬”，浑身就会感到濒临死亡的微茫。

这感觉来自蒲宁的小说《寒秋》结尾时的一段话：

我总是问自己：我一生中究竟有过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自己：有过的，只有过一件东西，就是那个寒秋的夜晚。世上到底有过他这么个人吗？有过的。这就是我一生中所拥有的全部东西，其余的都不过是一场多余的梦。（《新路》，页402）

这篇借评说白晓冬的小说来记叙对蒲宁小说的感受，不过习作，表达很不如意。我从不自恋自己的文字，扔掉过好些破文章——这篇习作虽稚气得很，却一直舍不得扔，因为它记下了我对蒲宁的感激。很多次，我都想试试在旧文基础上重新表达一次对蒲宁的感激，都没有如愿。

我想重新诉说对蒲宁的感觉——那是八十年代的感觉，虽

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这感觉仍然在我心中的某处，有如我心中的“故园”。我相信，这感觉会陪伴我，直到可以像《寒秋》中那个无名的叙述人说：“我算是活过了，也算是享受过了人间的欢乐，现在该快点到他那里去了。”

刹那的永恒

那飘逝远去的，是短暂的，像枯叶颤抖坠入迷蒙的幽谷？常驻复返的才永恒，像金灿的太阳落下又会升起？生生灭灭一时暂驻的无常刹那，在零落的生息眼前真的是不可把捉的湿雾？这是蒲宁的小说一再提出的询问。

倘若如此，零落生息莹莹晨露般的人生到哪里去寻得一树花枝，以寄托自己这随黎明到清晨的转换瞬息而悄然消失的身体？

未必如此。这要看心灵是否询问时间的路向及其灵幻的想象。如焚的爱欲，超迈的灵性和如醉回忆的组合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一个本真人的思的方式而定了。

诗人勃莱克诗云：

把无限放在你底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受死亡驱迫的有限生命，如何可能在一刹那里捉住永恒？这需要哪些条件？

花，不常驻，开了就会谢。花再开已不是那已开过的花，开过的不可重复，开的花就是那一朵，银河中一颗惨然自怜的孤星。刹那有如一瓣落红。

但是，对人来说，刹那并不是必然出现的出神入化的瞬间。有的人一生都与刹那无缘，因为刹那只是在某一个人把身体奉献给一个如冰一般洁白透明的世界时才闪现。然而，奉献与失落自身有关：想让一片心灵颤栗的瞬间化为永恒吗？“他”为什么起这种艰难的奢望？因为“他”丢失了那曾使“他”的心灵莫名地颤动的微笑。丢失东西，在生活中太平常，它就是恒常的自然形式。生活不就是由数不尽的丢失、叹不完的懊悔组成的吗？何必追思那谜一般的帷幕后偶尔闪露的大眼睛。它太神秘、太短瞬，因而也太令人痴迷。然而，随伴丢失而来的是爱欲的死寂和灵性的麻木。沉沦于麻木，麻木于沉沦，多少众生在此麻木的沉沦中埋葬了青春的血肉。

沉沦于麻木就必然失去自我吗？麻木也可能被回忆的反思琴弦震醒。死寂的夜半，冥冥中幽远的隐处鸣响起默祷的钟声。那是心在祈祷叩灵，请她解答梦飘向了何方。

在寥落的心之深处，在与零落之生息不可分割的时间性生命中，零落之生息真正以血肉去把握的不是外在流逝的时间，而是内心所深切体验过的时间。体验过的内在时间是把刹那化永恒的先验前提，使那飘逝的醉梦升华永驻的心境。

但要把捉内心体验过的时间，是零落之生息被死亡驱迫着的众生难以做到的。外在虚荣的追求、利欲的煎迫、社会中的种种腐化的陈规，败坏了人的灵性，麻木了人的感受性。匆匆忙忙，劳碌奔波使我们往往丢失掉内心体验过的时间。“他”

不就丢失了使“他”心灵莫名地颤栗过的笑么。要从麻木的生活感受中摆脱出来，瞥见那体验过的内在时间的神明之光，使飘逝的醉梦能化为永恒的静境，就得有一个必要的前提：经过以回忆为基础的反思。

回忆使我们从外在时间律令下的陈腐中超脱出来。在偶遇的生命终结之前，过去的一切仍然是赖以开始的起点。内心时间中曾使种种的灵魂颤动的刹那成为心灵历史的记忆。一旦这变为记忆的刹那被焦渴的爱欲催促着的内心时间重新把握，它就成了解放无处说的感受性的力量。回忆是这种解放力量的转轮。回忆阻断了内心中的因果流，向与无处觅的灵性无缘的外在恒常规律告别，抛却所谓必然力量对灵幻想象和纯真反思的干扰。回忆支撑着的纯度和深度，凝目一碧澄川，忘己捐躯。因此，回忆之上的反思就比一般的反思来得更深一些。

回忆当然不仅只是对过去的事件的重新勾起，以悲歌般的情感去珍视它。回忆，更是一种灵魂的开悟，有如基督教的忏悔感，是灵魂对自己的清洗。这种清洗是用灼热的眼泪，渴求新生的眼泪。正是在此意义上，回忆是一种思。它思的只是，寥落的灵魂知向谁边？

由于这种思，休寻恩怨淡薄的外部自然，只看自己灵魂的魂逝处境，也由于这种思不关涉逻辑的理路，只循着信仰的温柔和圣子所指引的同情，它的发生骤然引起整体震颤。回忆的反思是被缚灵魂重新获得自己失去青春的必由之路，广漠无垠的干渴沙漠远方吹响一支轻曼如歌的绿笛。

“他”经过死寂和麻木的震颤进入回忆的反思。回忆的反思使他有可能把握已飘逝的醉梦般的笑。

仅有回忆的反思就足以捉住刹那，并把永恒珍藏其中吗？不能。这里还缺少另一个必要条件。还得追问，回忆的反思思什么？回忆的反思不能随随便便的思，它必须思其必得思的：几度纷堕的心和血奉献给了什么？

弗罗斯特诗云：

两弯小径在秋林中延伸
多可惜，我不能同时把它们踏勘
我久久地目送一条远去
看它扭动身子，消失在灌木丛间……

踏勘路径不可能重复，外在时间不可逆转。踏勘小径而去，就是把血肉之身躯连同灵性和想象奉献出去。

但须臾的灵性和想象所奉献的对象也有可能是死寂或麻木，恶魔或虚伪。走过的足迹无法抹去，奉献了的灵性和想象至多只能变成一曲挽歌。要是我们事先就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哪一条小径该有多么好！

既不可能踏勘两弯小径，也不可能在小径的路口徘徊，偶然漂浮的浮萍般的身心是必得要奉献的。要避免误入歧途，就要超越。超越什么，人生中的凄迷和狂妄。由于人进入世界浮生就是迷路，唯有超越能引领人的奉献。

超越得以反思为前提。反思把心灵引入澄澈明静的超然之中，使灵得以问，自己的奉献对象是专横的恶魔还是人生的大全。当回忆的反思想到了这一层，它就想到了应该思的东西的根。既然奉献自己有如几点啼痕的灵魂的根本，就必须寻到能

为之生为之死的圣灵，否则就还没有可归宿的斜枝。反思使心灵摆脱了尘嚣和凡迹，真正的奉献才有可能。没有反思这一前提，盲目的奉献，只能是不自知地自毁生命的惨然人生。奉献就是经反思净化后的心灵亲近真正的神明，在陶然忘己的瞬间悟入人生的大全。在这大全中，生与死、梦与醒、动与静都彻底超然了。

奉献的本质就是以心以血去爱，因为爱是最彻底的献身，它要求爱者为了把一片温柔赋予所爱者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启示过这一奥义：为了自己所爱者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无凭的爱超逾了所有观念、法则、定律、规律，也超逾了必然、因果、时间，总之，它超出了这个世界，不在这个世界之内，因而与绝对、与大全是同一的。无端之在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因为零落之生息不是这个世界的设计师。但是，零落之生息可以超出这个世界，也就是超出因果、必然和时间之世界。

以心以血去溶化的刹那是零落之生息为之生为之死的永恒。尽管如此永恒隐匿在生生灭灭无一时暂驻的无常中，受着孤云般身世的一霎濛坠的催促，但正是这奉献的爱使我们零落之生息成为人灵。

诗人尼采的《秋》诗道出了回忆与奉献的关系：

回忆！

那比我美丽的东西的回忆：

——我看见它，我看见它，

并且就这样死去！

.....

那飘逝的是永恒的。

1983 年 北京

何谓“故园”？

“故园”并非仅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并非人人都有自己的“故园”。严格来讲，“故园”是个精神性的语词，其中凝结着某种弥足珍贵但失去了又无从寻回的气息。

九十年代初在巴塞尔念书时，我偶然听到拉赫马尼诺夫（1873 - 1943）的一些早期作品——比如据小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的交响诗 *Prince Rostislav*（1891 作）、“吉普赛主题随想曲”（*Capriccio on gypsy Themes Op. 12*, Evgeni Svetlanov 指挥 USSR 交响乐队 1973 演出版），感动莫名，尤其早期的五首钢琴幻想作品中的诉歌（*Elegie*, Op. 3 之一）和《音乐瞬间》（*Moments Musicaux*, Op. 16, Evgeni Svetlanov 1989 演奏版）之五，听后禁不住长时间地呆坐。从此以后，我几乎每个月要听一遍这些曲子，甚至自己在钢琴上去追寻这些令人缠绵悱恻的乐音……

这些乐音为什么让我如此感动？因为我从中听到了蒲宁“故园”的声音——我在想，倘若蒲宁认识拉赫马尼诺夫就